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四十八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五

明　李攀龍　撰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周公居東東人居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

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書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

維喬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溝遵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才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廵侯甸撫萬邦永康惟無斁也無斁為言遺愛也公為按察務棐彝而不必於用訖公為布政務正供而不必於用惠猶日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廸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顓治之靡保匪蕃靡蓳匪梟猶曰令為得若在昔無斁乎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朱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

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耇成尚有典常是為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為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為遺愛備矣濟南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

未以遘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迓慶卷引

葢公為青州四年於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舉所為縣者狀人職相得也所移牒若條為記惻然奉宣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既傳相勸課惟恐請曹對簿負太守共理効者而百姓恥逋租稅遯於徭役誼相屬分相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如一日而治

行稱長者四境之内雞犬相聞鳴加和吠加應也而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惴焉不欲以治行自引諸令長愈益勸課百姓愈益彊於租役監司御史中丞臺交相勞也而薦書櫥至且以遷行猶之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云公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致其教奈何為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州而太公問為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無長物事無長時私自喜之謂公

曰吾往見爾大父為龍江驛至為按察使覆大獄而不難於反郡太守征蠻之役幕府文檄從軍自蘭谿功曹舉五十金裝畀諸亡者御豈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乃得見爾大父於子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不知也然而察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亡者裝交錯就檄獨賢載路不遑暇食猶為守臣四年於此且以還行吏念諸為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職

或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為記法度具是相緣為姦動必廢格吾豈敢知之哉問閭邱先生有後乎何為至今不祀也閭丘先生者嘗見齊宣王而稱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不謝焉租稅者所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於吏幸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為久也選良吏以平法度斯租稅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窮時此不二千石所恃以為聖天子圖共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

公為太守賈獄而畀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更欲以良吏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其計可以為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言也乃諸令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歸濟南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曾大父衡為永平郡文學徵授德莊王經誼永平後進皆從文學

德邸中及王之國葢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晙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齊言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師今幸詰家顧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廢推讓未遑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為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積至數十人攝㐮臨藝是歲省試得中鵠繼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

諸生則業謂禮經多不受受它經正夫各為持論如其家家不能難然亦咸得以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騶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即嘗聞之張先所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即更它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裕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乎即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相為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巳時國家設科射策二三弟子視以為祿利之

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弟子員即夕效高第取右試官耳吾業既與恬然為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執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効高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即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畔師孰甚焉吾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即若許氏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斂

然在奥突之間簟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

一何𥈭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猶曰今

朝廷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

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弟子

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我往以

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以效父老然

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為揖遜猶未失為是也身為揖

遜而後乃今儼然總五經之眇論鄉唐虞之閫道以陳

於王前以為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實使自得之其相為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知之也在昔有漢既以玄成為淮陽中尉而孔次孺尋以詹事遷覇世大儒忌爵太過懼德不堪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天下自主器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為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讓即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從守師傅猶

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勸豈為中廢無
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為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為廸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襁
抱二弱弟稱未亡人祖母楊暱於前子憂不肖曁二弱
弟長則當薄其産數不與太恭人志也太恭人即傾篋羸
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饘粥是命曰彼豈謂未亡人重
捐生即不忍此二三子貿貿食嗟來食相與僕僕轉溝

窆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尚有辭矣靡慝唯二三子焉依祖母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癰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浣湔傳藥底革而豫宗黨無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然恒以憂羨失諸君子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即饜髡如何異也先是有誚不肖不能力穡服賈者凡嫂意難久居矣遂廢著出各僦別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夕母子煦煦相哺也取濟西田自灤

水用易岱畒元年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秋何賴哉因貸息没入富農遷廬學宫傍屬不肖壹讀迪功君書伏臘行經師修脫簪珥取給焉不肖竒蹇罔所掄録又家徒四壁立太恭人困於女紅最辱洴澼勿恤為之指手至胝瘃率日一飯即再飧必鮮飽二弱弟在窮閻與傭保雜作自賁奉菽水蓋七年不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糈養比既稟有儋石儲太恭人巳戒令從游士貧者覿勿用篚矣二弱弟固猶曠

不有室里婦約結縭者竊隣窺之莫不中轂采謝絶謂何可棄女於是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詣對策以第次晩得補司寇諸郎時與二弱弟撫諸孫稱觴堂上太恭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輒泣下罷酒也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言

戲為絶謝茂秦書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緱劍令主家

王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芻馬爾邸中輒怒馬使踶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長三投爾屨於戶外豈其愛士而執禨甕足以游居朞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人責爾償僦也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曰有君子耶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為人也則爾既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

心不詢于我非其族類未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為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問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於爾也不佞守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治執訊爾為不弔跋履敝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爾實要我辱我臺人殄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脉債興眥翳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殊厭貴人曽爾一守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既已釋憾於我我以

二三兄弟之故猶顧不忘舊勲於爾爾且以敝邑之頑民行而即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敝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爾利吾失國徼福於二三兄弟曰若不得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顧以間執讒慝之口我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肄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櫜鞬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生周旋中原不能一矢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二三兄弟爾亦

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修舊德我尚猶未
懌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我祇役大行稱詩二
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為
妬口者爾有二心於吳生曰稱詩如此他何用冀土為
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
告我曰眇君子不得志於稱詩女則使然今日之事我
為政昊天上帝虞九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出入余惟
利是視不佞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

弟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二憾徃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爲唯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儌亂則我之願也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眂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閒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車+獻]臺於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倿臣田不禋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

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名醫破癰潰痤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尰爾居徒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顧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為人所搏不愛幣

笑乎乃移使去韓王咫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挈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令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為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頫大膺大胷冠衎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鵕鸃黄金師比綬不著紱綴以絲襚命曰伉王惟肖捹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恵

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闗然無奈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為荊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為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敢靣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甕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喙足以為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

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嗣君命

曰小侯何為遽篨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

求救於魏今其勿令加舄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頞權衡

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

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冢出文公之鼎彛椎而輸偃

偃不知也亡何患盡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

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鴟夷血於

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為人也大王象偃於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僵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巇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鷇美闗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於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名倪偰命羣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吏矣羣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

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絶爾臏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巳命工為樗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㲉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霤太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櫜鞬遇玆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

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偶人鬪而曰我必勝之

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睅其目皤其腹者如爾

於此哉謂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

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

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

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

傴者曰是其脰肩肩何為者哉置之轍臺之下使以鼻

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

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於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温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乞歸公移

切照本職猥以草茅叨蒙聖恩擢為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誓以犬馬之勞答稱萬分之一即没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奈何瞻依盛世固臣子戀主之至情而諱疾曠官尤臣子不忠之大罪本職不幸

賦質羸弱調理失宜到任以來所歷西延平慶等處往還四千餘里考過府衛州縣生童六十餘處自夏徂秋忽成泄痢以致瘻瘡頓發肛門突腫坐卧俱妨下血即多元氣日損醫生任某等投藥將至百帖迄無一效再念本職校閱微能非心力無以自效而頭目眩暈即臨卷必至失常恐開科孔邇求賢大事一有謬誤人材所關命在旦夕實為狼狽合無憐察本職迫切至情萬不得已乞為轉奏俯賜休致使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

聖恩之高厚即雖終無圖報而感激難忘矣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開九則安錯大氣焉舉幹維焉繫隅隈安處谿谷丘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何所牝牡厥上左旋下焉取夫右轉清濁攸判夫何墳何衍可得以寧今孰發焉何致以位令孰揖焉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雍何傾覆豫何逢長南北順隩孰知其里胡遵迹既化而厥壤爰止廣厚何圻儵忽焉合重夫華嶽匪載匪沓陽伏不出厥出

安居陰遁不烝厥烝何如殺洛何闢何神爭明梁山何朽何帝不饗子晉何諫后何庸伯宗何告侯何從氣何以復何所揺政胡臣事是修而代終以慶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於殽函其猶重楗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如決霤每一出兵割地效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悪為解則俯仰之勢異也今天下為家聖天子封域殽函不異守下山以東何患焉

獨以北敵馮陵數入冦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即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采金鬻鹽亡命之徒以為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黄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李淑人大節解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於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於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幽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永絕若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棄焉而旋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効以大畢之為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末之即安者匍匐拮据

不與焉勤矣惟兹孑遺煢煢在疚疚疾用勚忉怛為勞即庶幾將來瘳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毁體自絶始為慘哉瘁矣壅閼佪胤憂不陽如在晦冥視聽玄黙雖猶託於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

以徼惠逝者拂亂頃宂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於殉葬善後優於捐軀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葢亦其質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為潔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為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葬

自奇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婦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性也勤痒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以撓之乎貞矣激於始絶而哀於已事與操具而身亡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為名而意自愜不解於慼非以為功而理自全故至於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脉以文神明之胄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

丞少司馬司冠徧歷三臺大節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
矣勤瘁幽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
也

題太恭人圖

攀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謂
曰豈為太恭人其一則競謂曰當為太恭人其一則不
時謂曰是為太恭人也其一則杜氏愷所為圖杜初為
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有所似太恭人者旦而移

之第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今稱杜氏第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及第二圖成即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無所似者之為工然必相形而後真得焉可以無似無不似而衘神矣古賢母所具列列女傳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漢圖休屠王閼氏於甘泉宮其子金日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史稱秺侯篤敬非其似必涕泣之無從非其似必漸衰於每見非其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潸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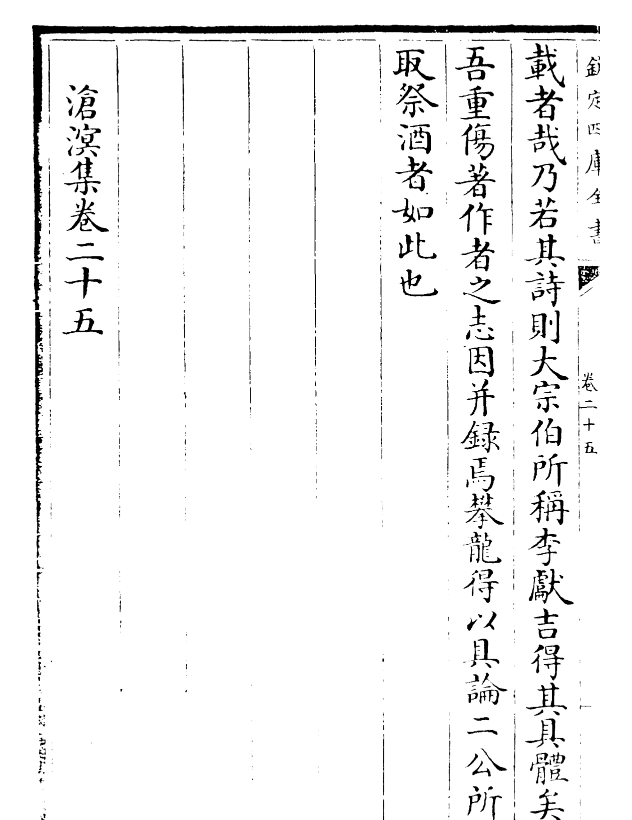
能自已輒不得以禁中為解乎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今圖蓋依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秅侯侍闕氏為羈虜痛哉乃建今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撫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彼即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也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

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已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閎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

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徵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為文章而引為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奏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



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録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滄溟集卷二十五

滄溟集卷二十六

明 李攀龍 撰

書

答董學士用均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内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覩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其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

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述作亦復下里自好者為之終未敢藎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為愛某也頃當

溪潦為沴自京畿千里莩骼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孑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廚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為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即某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捄荒而某拮据為甚官無蓋藏仰給鄰國

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蘪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再與董學士份

日某入計執事吐握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有校士之命而重辱貺某一郡國吏奈何有此於執事焉大若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輙去不得謝無以明執事

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奉候則某積愆自畏耳不佞誠自分一邑足矣乃月朔得除目則以某辱令命某何人而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既以私竊念之其唯執事夙昔薦寵某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顧之力爾不然豈其不佞如某而天幸至是乎

報吴大道卿

不佞日與諸生竊論執事命世無疑莫不私心若就見之而鬱鬱至此不理衆口俾有淪沮之嘆命邪不佞領

郡趨役為疲饑饉荐臻因之師旅何奉職無狀也盧廣平嘗扼腕為某語使執事節鉞開府天子何憂寇也知已哉敝邑雖所謂一州如斗大即令無貴客往來猶可閉閣卧則又奈惰氣何哉此其計有以解綬去久矣不然夙夜用勤顧復碌碌不中所期豈成其為報執事

答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今豈胼胝為勞也改歲聞足下在桑乾

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巍然以梁上獨存也審是將無令僕病悸乎風塵下走有人乎繆公之側明年上計京師為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攄肝膽解綬去矣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惰氣凌人豈為暴貴者乎時者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鬬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子相明卿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人哉弟辱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枕唯日不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下前

與李比部伯承

昔雖薄劣然念足下久要即甚不忘日以元美輩褎然為文章家稱首某則自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激故人爾苦無它也每與元美言何嘗不伯承在口今復慮伯承不安西署急將生議及又不欲伯承暗投以是為切切偲偲其意也尚不以厚哉里閈狂士固不朽為期所不合執事者如此不敢隱矣

與李考功价

某不佞蓋自與梁公實爲同舍郎即聞南海有執事也日偕吏入討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某知其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在執事矯矯一不齲於世固私竊慕焉幸以辱謁者而復儼然臨之乃某屬駁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不唯其意氣爲恃也

答王寧波宗羲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塵

中為五斗米磬折道傍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卧淄澠之上也

與馬侍御

駑劣二載于兹奉職無狀即幸免紀列其罪已足矣不然置而勿論猶為不屑之誨今何至登之薦章而重以獎命使某慚不敢有終於自棄之心乎亡論為九邑爭承一疏貽千百年不報之利使自某以往坐絎拮据之勞為甚盛恵也即所與屬吏未嘗不以禮相假含弘而

竢其改過豈爲易及哉則某不爲不遇矣則某不爲不遇矣

報鈞陽馬侍御

某不佞爲郡無狀而復以遷去則免於疏列亦已足矣乃執事顧追而奬之以寵於父母之邦其所采稱又皆某片長自信者何至辱知遇如此也亦唯我執事激揚百寮不佞有某亦在不遺則凡以剪拂稱佳士者不將以不出其門下爲不幸哉

與樊侍御

某狂愚為郡無狀值將偕上計持者甚急執事數語羣心沮服迨既已入覲頑民後言執事大畏其志而反側宴然矣顧猶某所及知者也它如含弘俟其改過包荒勸其自成凡使某得以遷而不肖之迹得以掩者豈能萬一盡哉不然擯斥矣又不然不理衆口為累多矣豈其不安其位於前而有今日也某固有不報之德於執事者如此犬馬私情蚤夜戀戀而執事竢役復以某疏

之刻中何愛人無已時誰令某追懷往咎抱不測之懼而惴惴幸免以善將來者非執事乎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兄耶某數年辱同舍之好竊守準者備矣雖德氣素甚高即一言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不佞如某狂恣四出顧無異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某有心即一值守準哉未嘗不縷縷所為我聞有命者無隱也宦迹不居動輙如新守

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以大庇入關校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某其尚有戒覃懷安堵亦為某為守準賴焉

報靳子愚

某不佞既已辱此從於大賢之後矣為德不類以貽前人羞將奚頼焉然而執事晝一示我者昭然在也某豈敢謂終能躬行君子亦惟是識其小者以庶乎寡過為幸爾既蜡則二吏者以執事手書至某方且日夜東望

晤言爲朞以竊寵光百惟面命今豈其不屑而車駕出涇陽屬有它不得輙俟道左謹遣二舊豎往御于蜀以當下悃幸叱之矣

寄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者屬領周大職方于時胡越匪茹簡書可畏而不出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爲人也即不敢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於汲長孺之在朝廷而造

士蜀中為壯遊邪不佞亦既祗役三秦接壤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不知駑惰何以自致惟執事有以教焉

寄邦孝廉

某不佞即雖栖栖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焉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遇耳彼何為逐逐為富貴容也非必膴仕即旦與計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泊於拮据而執事獨自堅也間有不自

制則名為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善學原思邪

答南宫楊侍御

曩過覃懐屬攬轡境上以存問腆渥寵光載道抵今懸謝為感可知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矣乃見有以才取忌高足如公而沮於無妄之毀者生又安能自謂昔之拂衣非計也

與王中丞廷

某不佞再辱使者下存有致歷焉唯是念天道既變日

月遷矣而狐陋未已昔人云門一以杜其可開乎則某之謂哉藥餌自將舊業為廢發春綜理當有以請不復敢以拙為解也恭聞公予先生正偕計北上屬且大敭治安之畧以報荅明主取甲第人將無不曰是中丞之子也以昭濟美而紀世家不已為寵耶某乃有以陳踊躍之心者亦唯是矣

與俞大叅

不佞讀公所遺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登臨大閱

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閭越在塞上而
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目所習
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峰當境出萬壑入杯平斯
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家砧杵奪邊
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胡天今之作者安得
多見此句哉即漢省春風知視草庾家明月想登樓其
俊逸亦與韋柳非伯仲王允寧所論豈或於遼西曲巡
方諸絶句有指邪若然固自有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

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報亢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至使海内一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干旄之私不佞亦復不獲望見顔色受學清燕徒日就于孤陋奈何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此所謂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爲郎時嘗過

殷正甫即相與誦足下以至今日幾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惰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及面謝不敏率爾屬辭極無以揄揚大夫人萬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置焉

與謝九式書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教足下誼甚高即未能一和已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錦篇

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絢然盈目何以得此於執事乎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強與其竒也寧拙漸近自然斯公輸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於足下哉郵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盡技矣假令攺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也然後乃令芻蕘詢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楊孝廉

曩不佞叨守貴郡奉職無狀屢搆讒口幾于中傷極賴腹心幸獲無咎至有今役曷維其忌蚤夜以思所為報稱我足下美意者已成率爾悔何及焉徒有能知足下於形迹之外而不奪於衆論卒相與久要為無失人之誚以遺恨於今日此所不負足下者耳向令郡中無賢不肖皆謂其愛我而國士如足下者無以自見雖崇虛譽何益哉今日而覿足下睠焉東顧儼然以臨敝廬未

已也聞謗若自膚受而愬之恐不能家置一喙未已也有可以託不佞者無所不用其極未已也越在數千里之外遺使而問未已也厚矣厚矣比某所愈自慶為無失人之誚而因以益悔率爾無及者矣僕辱令役足下所察于時秉銓大夫甚不相能於宗子宗子不安其位之勢久矣豈暇為我謀乎然某自省菲劣殊為負乘乃竟冒進不止延累舊好耳近信老母寢疾乃某復去膝下數千里之外乎而苟禄為也

與楊二守

不佞待罪貴郡數得聞過足下相爲之力唯弘未能圖効至今銜馬十年自廢復再慢遊輙作故態深恐長者薄之姑信所自止耳自入賀事竣東還視母計當馳候而足下翰諭臨寵矣向因令壻太學遣寄誥命時得起居五年于兹不知足下之懸車也幸無恙大才終自有奇遇如譚公者則足下用其所未盡有日矣此不佞且愕且喜所扼腕於譚公延攬俊傑之士不忌其多取者

也此公神清性恬動符玅理傾朝注意仰止勲勞旁及元𦖵用助精心裨補深矣足下念之不佞淺夫道聽合契此公足下因以迭相授受乃所大願不吝土苴以示舊好跂竢之至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忝附驥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辱髙誼輩鮮儷焉盖猶及見冡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扼腕時事侃侃骨鯁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稱名御

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為壯之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與青州杜使君書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自棄以來日違長者頃惟干旄之寵儼然辱而臨焉所謂從天而下矣其惟鄙陋仰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于芻蕘無亦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非其任所不恤耶然公命之矣謹輯數

語以示其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無由而因以冐僭踰之罪茍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置之無恨矣若所謂序則亡論其不敢以不佞從它郡中𡷊諸賢大夫君子權即諸賢大夫君子所為創議興修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待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是所懇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雄古所著述可妝之藝文者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報青州杜使君

再辱下存寵光嚴穴伏讀郡志厥績卓然一方文獻實公肇造可謂不朽之業千載一時每與聞大政仰止彌殷郡士大夫家傳人誦何以躬逢其盛也不佞如某苟以塞委命已矣而以厠之方冊重惟顔神城記廣齊謳行并蒙謬采以私所好即累全書有所不恤既已形穢然以附青雲之士喜愧交集矣狃於售醜更述為序庶幾圖報雅意不知其笑而置之也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夫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為至今不録乎奉睹疏章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賢愛君之度卒抑邪佞指斥壬巧又何諤諤國士之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為廬陵毘陵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王臣居則聖修今大政方新旸兹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顧少須臾為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念無以承大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諭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重不習豈謂言

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事耶不佞之於論學實
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禋盛典均之不可不具列而
借以答貺命云嫶以孤陋自請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
憐察焉

報劉子威

曩於張仲子帖中睹所摹足下者之跋數語也文翰雖
吳人固有乎而此獨不常矣重玩佳集則足下以才门
雄潔而彌豊計且欲立埃壒之表坐覽千里不過之勢

有裕如焉其於不朽乃稱盛事然體裁各率所自至而風尚不可不一諭蓋曰漢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廢惟唐中葉不堪復入耳見誠是也於不佞奚疑哉佳集取材班馬氣骨卓然古樂府等書興寄不淺固誼一洒凡近動盈尺牘乃旁及童籙靈異自賞不能輒止豈由質之華易而由華之質難邪未聞鑿控九折之坂而失馳康莊者也要之才患不自雄耳以余觀於佳集官知神欲亦在乎熟之而已李朗壯麗相敵唯帝作對必能懸解

字為句將句為篇宗古詩樂府小而辨物唐之律絶瑜瑕較然務工所明無渝其似斯藝苑之致矣惟是大方以先固陋敢僭意焉庶因駁示得所適從不勝大願於足下也以弟婦不淑匍匐竣役浹旬病憊殊稽報使不次所言序文殊穢佳集幸笑而置之矣

報龔懋卿

先别計已毋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為郢人質邪勿謂夙昔之驩呼

罵局非數也入夏内屬備所為疾呻吟發屋从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柰何今歲為田强作解事顧有獲倍諸老農家黍畒七石酒本是足琴書静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唾籍溺簡不知其不可也克懋視余豈不為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乎八月聞上幸太學克懋觀光值兹曠典勉之必捷秋闈南海之羽出𤕤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殷少宰亦謂克懋魁廷試褎然為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答顧天臣書

不佞得望見季狂而披所著述豈不一儼然吳中名家也而生平推重即惟元美一人如所云立言經世力挽文體不一而置未嘗不纚纚若自誦也即何至如茂秦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謝之見過於不佞者季狂所覩不佞何負生而見謷於諸公乃至事已既白而薄生者遂以不佞藉口不亦左哉幸而季狂承辱敝邑至今不佞得藉以居間而自明乃來諭輒恐不佞猶尚以前過

終棄生李狂此其誼豈不甚高然奉使三秦時已許見諸新鄉從末減矣近復閲其老而愈悖三判其詩筆削不定何肯更念舊惡也獨以既得茂秦之謗而不佞之厚益顯李狂居間之力益不可忘矣

答李伯承書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奈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重名無終困理即杜門卒業効不朽一大事因緣又奈何乎伯承辱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暮春者維我二

人握手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品目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謁孔林振衣金奉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叟報詩能邀令從游否

上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井崇遺蔭焉而尤急于愛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盖謬以葑菲疏之薦章為羣公望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今命伯樂一顧之力豈其微也不然一大中丞所臨豈少諸賢且達

馬者而其乃褎然在列比其寵遇何能忘之其幸甚不徒以令命而獲出我公門下以耀多士長鳴乎翦祓之德者蓋自歸誠於其所由來非誣矣晚謁復不能繼見重賜使導跬步鈞慈乃知公之愛養人才既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豈但吐握之節哉亦惟平成丕績既建百世之利胼胝自慰天下人才幸甚其不勝私願矣

報劉少司馬

其不佞汙不至阿所好惟是念朝廷大計其在于今獨
南與北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眄身掃平而填禦之南北
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徼哉寵光門下之士而某誦
義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閎廓深遠
老成之謀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相聞其力
由是也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之心可易言邪
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巍然就盛則雖某
愛莫助之而識者固豫卜公泰山之安與我國偕休矣

不佞自廢越在田野孔邇干城幸蒙餘庇又奈何不忍一日擁篲之役吹噓及之不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荅萬一於是也承命為序拙陋無以奉大典籍候起居云爾唯左右笑而置焉邊政方殷多祉自慰

報姜中丞

某備員三秦時嘗校王大司成文集睹所致我公浙中書揄揚平倭之役渢渢如也既以扼腕壯之以託于大誼自喜尋乃儼臨東土屬不佞越在田間守其硜硜之

好不亟請見長者自處鄙薄至今恨焉然業已自廢殊愧鴻儀之美仰惟不校邇者辱庇起家浙中則我公分臬之地也成法遺愛榮施後賢方具是矣父母之邦莫尊于大中丞而陋薄如某敢望顏色然大臣之度浩蕩撫我不可不知也無亦託于大誼且三十載寥寥可念乎至若某之鄙薄斯置之而已

報羅侍御

某不佞十年自廢人斯置之猥以薦疏齒録於清朝維

時我公望重臺中秉持士論乃某獲與翦祓之末而有叨令命出按東土儼然辱貺腆惠稠疊遂使不佞挹承風采用慰嚮往之私不勝大願竊以自出門下爲幸矣

報鄒督學

不佞越在田間業已自廢十年于兹未嘗敢見長者曩以妻氏之變則執事儼然辱而臨焉乃某獲承顔色賻惠繼之愍念至矣尋以尊庇起家浙中猥賜燕間祖席相命何以有一於執事乎不佞菲劣徒益相形耳執事

乃復誼超汎愛廣衆之中未嘗不過意私與雖公不言而眄睞可識也褎然文宗世傳道學不佞竊伏淑艾久矣今何幸瞻言自致也

報龔克懋

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妄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塡溝壑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倏去倏就三仕三已如調世然

不為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焉蒿引以身寄之即不佞不恤矣所即命駕之浙蓋為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覲後命徵夢卜云爾除目如雨不佞乃在積薪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為陽喬所謂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妝將棄久斯玩玩斯置矣而後不佞得以絶類離羣竢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於處以是為豫待也比唯下悃非懋鄉知我而信我者不使槩聞不佞乃令一以安焉與盡而返耳

報吳道卿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睹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而士亦不復附馬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聞廣平盧公拊髀當朝又未嘗不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我國家何憂寇也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家超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日不忌作秦中故態歸返田廬不自知其不可若獻歲走

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而使者儼然臨況矣惟是長者之請猶限于舍館之私而寵諭之頒顧早慰乎摳承之願為甚幸乎伏讀究録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報吴濟南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則官之為俗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及此而亦衆以譾劣之形不肖亦不能

自逭其罪也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摳豖不獨薄𩦺之畏人者抵省百冗愈增惰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向見三長兄英才雅質均之大器鳳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干霄翁撫之膝下經學相難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孫輩留神推步餉以珍果使預含錫之慈加于骨肉曷敢忘焉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疊與

當自難乎其為後也乃足下高才復與羣從兄弟嚶鳴聯翩益光來胄則為三朝一世家矣直暇詠言輙裳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得其人焉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上劉中丞

曩以天不誘衷深獲無禱之罪於大父母至今十年杜門怨艾每一及之汗背無已旋臨東土用秉大憲不即髠箝重遺腆惠不勝處厚領之赧然承乏于官道滕之

野始知鈞臺以大中丞入覲某遯館自避恐觸斧鉞之威徘徊未即伏謁然自視以薄受責不勇尋亦悔之矣茲者車駕之便正其肉袒負荆之時而亦為公前驅之地復以海檄事嚴自失其會有終不得請之恨唯是不勝大願少垂夷齊不念之德相與自新而棄前過非敢曰附驥之私且三十載寥寥可憖也不校者安於釋然自訟者苦於不置即包荒之雅量愈著而不肖之謬迹常存矣無任惶悚馳戀之至

與劉憲使

奉違浹旬不勝郤戀長者之甚不佞猥以同寀之誼託隣庇德用紓内顧所愧菲劣日出視牘動輒满百安能免戾耘人之田殊畏鹵莽蔡公近報何似肯為守促之否

報王給事

足下出自著作之署諫議金馬門既已聲動於朝廷用是文雅高誼懷我同好斯天下願識其風裁矣攝海之

役畀予方般尋以及代下情不盡請益辱示佳篇把玩

忘别輒有和章少見嚮往幸卒教之元美起憲河南具

疏力辭吳明卿今補高州五年一郡復爾投荒是爲兩

公出處也

與胡大叅安

盖足下既以岳牧于衡之陽而不佞亦領郡畿輔以吾

從計吏之後朝夕繼見也乃今十有三載矣攝海之役

則長君柱史儼然辱而臨焉候諸道上持禮甚固通家

承乏殊為異聞不佞奈何敢於外夙誼而愛薄劣令無以著衆賢之大也適按甬東耀我軍士行間是求使有有命顧前已補其人矣尋當它請仰副至意

報鄧令

蓋既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以為壯哉縣也令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鎮一臺以柔遐

遹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絶乎潛奪行伍以茍目前節用之微名者自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嬎為解諸子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閲視而使大勢在我耳賢不由是哉録致諸編畫列名楷裝輯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不任望蜀之意云

與徐少府

凡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之能官比其失志斯衰矣加之一旦棄養而即不録又誰不愈甚其積憾之心此一時也能官者之諱言詩亦愈甚矣唯公盛德不以副使君之言詩而疑其不能官以失志棄養而即不録以為憾焉而顧為裝槀乞元美序列而更以聞諸不佞拳拳將若寧不能官而此不可無傳者唯公盛德迥異凡人之情而所樂有賢父兄者也不佞不任感羨奉命唯公盛德益敦天性為孤孫嫠婦之庇是懇矣向過蘇州元美

序列已具集首亦復拳拳孤孫嫠婦之託而况唯公盛德乎

與郭方伯

不佞奉委趨役惟謹八月二十五日抵京九月三日以臬司入見皇帝十四日則章畢達十八日且陛辭已於事而竣矣是役也日惟辱命是恐黽勉自效非福德之逕庇而指授之素閑何以免大戾而貽主者羞也此無它大宗伯自以一時大典禮義不與簿領是承日夜伺

吾二人者至則三晉已稱方面之使而陝以西繼之江左薄領因而懸笥不進遣紹歸請覲望中途乃知公識大體不佞咫尺儼天威屏營爲勸所不恤矣唯公私厚發笥用覿始知中有深藏迥出常愧用心之密若躬自急且愧且感曷維其忌盛罄傾朝節鉞孔邇不佞暫詣濟南一視老母先此起居用報竣事慰長者之永懷并陳謝悃新春于役面布不宣

與張大叅

不佞甚陋自以奉長者之寵計欲處知德之列也乃足下謳甚高不佞詣吳而吳人士請焉詣都而都人士請焉以莫不三致意于公者謂不佞同寀之慶易事而可久要以信乎朋友道在是耳不佞則申之以劍旁星彩天表日華之句則又以莫不咄然三歎而作謂不佞有臭味之好矣公所以造不佞而為之重豈淺哉

與崔少參

不佞辱玆于役三月而竣事東還視老母則公之大賜

矣無論渡江而祖之武林餽賮惟腆欵曲若不能輒已者之為厚也於越跨有江海足下節鎮一方雄矣新政濯然為創業名開府稱世寵焉不佞何幸睹之天朝澄朗今且以入賀行公豈無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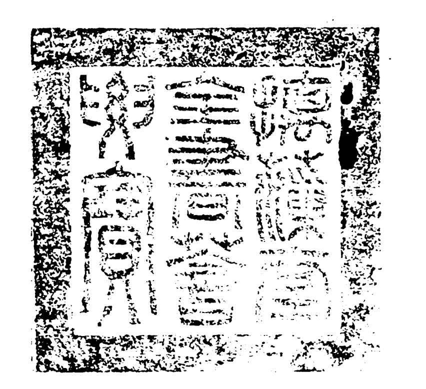
與殷憲長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于浙之役趑趄甚焉則公實在此不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

已即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里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諦之出腹心相示令某得厚意氣之雅以是不鄙何以報之公盖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其於出叅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剏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厠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為某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忌則不佞雖僭亦不失為知所嚮往之効敢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頃入賀捐餽既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違矜念使

大受不遂所施淺哉賴庇竢委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右秉憲矣是舉也先三日而謁相公則相公起居公者甚備而它無所及蓋其缺方新有心哉相公也即公雖非求之然使當路者一切置而不問豈不獲乎上之道乎不佞蓋述所由以相聞而非以為公耀也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田間戀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滄溟集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滄溟集卷二十七

明　李攀龍　撰

書

上御史大夫王公書

是我公遘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國體養一代作肅之氣以中正大觀為當朝重天下翕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日嚴入賀上謁西臺聽公臨飭憲度耽耽職用儀廷爽然思戾至今念

馬起居燕閒吐餔延納一即溫厲故舊不遺亟承枉
幸未及繼見已於事而竣矣某旣以不待失辭長者
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敎且及其所為欲私之者意葢
闕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於公而薦
寵下輩若是乎勿亦延攬海內得士自喜若所謂王
大參兄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寵
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髙才異聞揚馬後賢麗澤交
映擁之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不稱

休休之臣哉仲月抵任謹兹報至奉牒以聞再附起
居垂照不備

上王侍御啓

伏惟天使備嚴凝之氣業乃敦仁王臣秉綜覈之權
德惟持重皇斯執法儼臨吳越之交烈彼流風丕振
東南之美既竣省方之役江海澄清再逢覲聖之期
雲霄傾注操氷霜而自昔受命先朝瞻日月之維新
告虔當宁久虛侍從匪紓趨闕之懷並辱激揚言俟

還臺之駕封章之暇飛隼既巳成威畫境而留行驄庥其且止望高獨座暫依烏府之光寵絶羣寮遂遠龍門之御某等不任祇請延佇之至

與殷宗伯

恭惟大宗伯之命未幾而特恩儼然改玉矣周召之業不下帶而存焉豈獨里閈為光哉先慈之役仰成長者實當大事所為附㑹謝悃計且垂察而奠章再報則舉東省縉紳而列焉以勞寡母寵不肖無乎不

致即藩臬小吏分不得與于此典勿庸恤矣揭之北

堂褎然大老銜諸首簡使觀者謂其有徼惠而式靈

所逮坐袨沴德當令某何以圖稱於公方晝日清燕

乃不忌里閈其在深州夙維矯矯然何能不伏此誼

里閈亦無不僉謂非大庇斡旋恐不免其有他公何

患乎不亮公是不自亮也始見吳師于浙中福氣肅

然而持論以左所覬誠不訾今豈竟并其身且委之

也幸而長者如公託言糞本則三十年以國士視公

者亦已足有今日耳子含感大誌次骨如其左史抵舍彌日矣時時念長者似欲望秋旋任今腰股稍覺颯颯耳譜例二書領悉前諾拙稾序能一留神否恐論道無遑暇而瑣屑非所以干尊嚴矣然亦笑而置馬駒姪文如諭録上萬唯痛賜批擲不勝延佇請也就正者春服綏祉不備

又

子含生寓候既付而公札遂至一介行李謂得一諾將

嗣領之足矣不意儼然衰服之中乃見垂愍如恐不得以襄大事者力疾筆研慨惠雄文寵靈家世為子孫重浹旬而舉之也再使臨祭申命用章益愧菲薄無以仰副即先慈不朽矣消吉而安厝之者凡三為兆既備乃豫即其所自盡猶不能若此者非獨情厚仁術所自造耳何能萬一圖報乎貴體就和珍餌自輔綏履不盡武選謝啓煩以轉致内别幅并録覽裁統乞批示不任哀懇跂予之甚

又

承慇積釁而福庇之以大誌使得祓夙慾而襄此役也蕙之奠章蠲吉若在紼次老母可忘斯公盛德可忘矣苫塊槁鬱入城復以餘冗心跡俱勞至今毁倦始知先慈有稟狐而生人之為苦貿貿然若不終日奈何哉便使用附鄙私凡以告感且慰下存之誼冀為惻然耳春和自珍綏膺帝眷無任仰祝垂照不宣

又

日所請拙槀當已塗竄即朽糞下材極知不堪杇畫而待罪門下者四十年于兹雖至愚陋然不可使聞者謂門下於其一無所私也亦惟與進而令有所踴躍者由是亦惟棄之而令無所嚮往者由是矣謹兹專使上領不恡檢發至於謬賜片言以冠首簡爲不佞重尤所敢望於長者云

又

是日也已附起居襲生所而左史重以劉將軍託焉凡

可聞問長者不厭旦夕嗣音也其人上下之交方淺輒欲言事以自表樹適以中疑亦其勢耳新政不効闇士惜之庶公憐察之矣敢代布焉不知其干嚴如此適誦我公所示左史書致意甚而勉之慎重不肖孤摧隕餘息惰僻不檢憮然命之矣何可里閈從游之士乃獨拳拳不肖孤僾焉惟恐須臾之去禮君子哉其愛人乎惟是不忌一日原壤之誼而時使聞之以無辱故舊不肖孤雖老四胑猶可叩也小祥奄至音容漸邈念昔遘

變曰依然公實憐焉為戚戚于此矣屬克懋有箴視之
役附言起居袗絺調飲以承對越之寵下情不備

又

前真陽令周紹稷者以其辱公閭里雅所指示其諸鄙
稾蓋嘗與裁舉而刊焉徑冒不明之罪是時也豈知今
日為哀憐之交其在于浙不佞躬臨學宮采察行業科
術冲雅門牆髙潔趙中丞三歎於其功令而剡以稱首
谷中丞不以既遷為觧竭力挽之即知無及於事人亦

所甘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嘗有此也由二公觀之其人可識矣饘粥是計襄邸自不惡然其待次焉角殺孔方可為期故鄉萬里仰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茍祿之心兼負馮生之想伏維今上維新為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其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固公所以夜繼日而思其未合者也其何以命之茲逢入賀當聽于大宗伯不揣先容焉賜之閒燕非所敢望于門下矣頓首千嚴願垂照察

上少宰王公

某自廢一紀于兹日者仗庇謬蒙廷薦于浙之役忽爾起家不佞聞之殷大宗伯曰始大冢宰楊公有意于某而立決於王公之一言則詰朝巳命下矣此為知遇某銜之而未敢稱報也由是大中丞趙公亦為仰體我公故舊不遺之意疏而薦之均以昔嘗待罪貴郡遂有蒲鞭之語凡以成公一言立決之誼也某無良于貴郡而顧辱二公庇護如此感愧交集何能自已曩者以入

賀亟承臨睨廵叙風雅折節優異俯循菲劣逾厚覿德旋未及任而中州之牒至矣激切何如恭睹我公為國家掌典銓衡著績一考清朝重望傾注題才乃若下情尤其踊躍謹玆一介敬上起居兼聞謝悃垂照不宣

與殷少宰書

某父子所為辱骨肉之愛非常哉老嫂淑人之即兆也則弟婦卒以其時其所不報乃至如誌銘告章生色交映千載不朽即一玉銜天光發新可使復起而況弔祭

繆恭以勸諸貴客儼然臨馬不佞父子得以襄役持甸匍

匐而成之禮大恩可知已然則我公歸兮凡以老嫂淑

人即兆耳而榮寵之餘并及弟婦若為之者卒以其

時之遇乎屬公顧𢖍初情重以望闕取道不忌搆致佳

篇以慰愚父子旦夕跂予之私體悉款備捧讀感泣何

以有此所與豚犬駒夙夜北祝綏履祚肖錫福天下耳

報姚方伯

甚矣我公之為長者乎其不佞越在田間而誰以憶之

唯是我公曩以謁補道出境上不遠數百里翰貺相存昔則然矣今豈有為也乃以庇起家適叨浙省念當竣賀詣候貴郡尋有此役圖効未能坐陷菲劣公猶推敬梓之愛繾綣非常蓋一月而三饗之餞賸踰涯教言在耳上及荒隴下寵豚犬三十年于此三百人通家未有若公之知遇也愚父子何以報之哉僕旋告至奉慰拳拳附聞候謝諸容嗣音垂照不盡

上趙中丞

于浙之役唯公屬吏夙敘有造孰不任職某暫中廢輒
就新命亦惟公屬吏而獨委以闔鑰寄之海防用寵異
之庶幾因事自見為顯庸之地而藉眄睞其於陶成可
謂曲盡矣不佞何以得此於長者無亦以某嘗附大誼
必免大戾然後無忝諸君子乎然公之庇護某久矣待
罪貴郡疵繆實多指摘是懼而紀列於疏其曰蒲鞭遺
愛某自考寧不汗顏公豈忘之乃爾故舊不遺為德歸
厚過與不恤也不然我公風裁端朝廷輾笑自愛方竢

銓衡以宰天下而私一不佞如某者乎聞者必且謂公所不棄其人尚可強為善也則是莫大焉我公片語而使中廢之材唯新是圖以效知遇於萬一而勿敢淪于匪懈庶幾為報且激且勸之道而況莫不任職者哉謹兹一介稱謝左右并上起居統祈垂照

上李公中丞

原任河南按察司今丁憂按察使李某謹禀本職遘變先慈仰違台候敎思無斁憲恃維均弔賻奠章動出常

格厚德禮下匪獨鄉私矣親也罔極公也罔極某十三日奉柩由考城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理合報謝須至禀者

報姜中丞書

某不佞忝叅此役圖効無狀至則重接諸宗人致莊莅而已私之者曰是為持大體蓋始自姜大中丞而若得其似者矣公以臺中風裁儼然秉憲不言而大觀作肅焉某何修而敢謂比迹長者顧紀法具在掾屬輩猶能

言之即雖未知嚮往無以為仰成之地然矩矱夙就由之則是某不佞黽勉從事矣日者數賜清燕造膝而面命之者豈獨愛某哉而託後賢以善為可繼使相因持久則自公之盛心也輒遠摳彖懼罹大戾其斯有請於德音小僕東還敬疏報候伏惟綏履膺寵不宣

與殷檢討正甫書

大庇以能保我子遺黎民哉順德雖稱無歲即亦不流離他盜來刼為亂耳然已岌岌於多暴子弟也不才而

守一郡於凶歲為勞何如向殊有意解綬去又奈何中讒慝之口不才不能事人局促轅下又不欲示不相知者以有可督過處正使他日解綬濟南當猶是饘粥餬口始足為正甫憐不類分定今安敢望正甫青雲之上惟是磬折路傍以俯仰人顏色於風塵中則某事矣

與正夫書

正夫無恙豈聞洪使君事乎昨見吳子所為伯時荅書謂使君家皆不得生荷恩不謂伯時亦不及見勑章也

可恨哉我躬不閲遑恤我後當謂伯時矣食少政繁黽勉自愛叢脞之餘旦夕俟舉雖今既已祠之諸名臣間而秦人有五羖大夫之痛何為也哉又正夫書所為言經紀二刼者甚備豈亦輒謂伯時不及見也人苦不知足某在鉅鹿下初豈謂有今命欲一還官不為苟去足矣棲棲至此日抱巖牆之懼與一二孺子妾緝蘆而處不如幕燕一行校閲郘倍盈牘精神自疲披咏漸廢猶尚憐伯時邪正夫將何以教故人故人零落如此即某

視正夫愈益親正夫寧忍督過其不令在平生狂容問乎

與按察使蔡公

凡我有浙之諸君子者遂矣日數於諸臺之門中昃報謁然後視署未遑暇食交罷勌憊已思睡矣公方常度自將一儀一德不佞自棄之餘鄙陋自分而相與必禮相適必情豈不褎然一大皋之長乎紀羣從而主之斯欲其熙然相安焉斯樂也不佞既以末僚奉約法尋往

于藩戀戀不能就舍初用入賀徘徊久之感人深矣復何怪乎傾朝聞問如出一口乎不佞既素得之亦躬值之矣三月而竣一役乃東旋視老母將以獻春之任計當報謝長者遂具如此

又

不佞為公守文書樂觀成功於海上者浹旬矣明爝火於白日之後不已難乎幸賴衆心積格西風効便而執事方叶雲霓之望令不佞得致于役之勞力疾以歸如

釋重負甚盛賜也中途數語所謂舍門戶而守堂奥云云備達此公歎賞執事入境留心者久之今不可不疏以驗此言矣

答蔡按察

不佞菲劣然一傾蓋即知嚮往我公不但如舉浙諸君子雖皆被德而三年淹也斯意氣取之耳天下之士可偶合哉昨辱肝膽吳山之上不以某爲疏而使與聞秘論兼復奬借當道蔭庇不佞不以某爲孅而使俛焉自

勸曉然恩之自出骨肉之誼於斯二者豈其微乎呉山之上千秋仰止於斯二者豈其微乎

與蔡按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交也足下其人矣其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于越萬里自開府作鎮

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毛按察

公之為杭盖天下第一郡而稱治行第一矣又聯三大省而開府其間以坐制之使皆歸心焉而無敢推彼以避此然後三大省之政一三大省之政一即東南夫復何不虞之患乎凡此皆不佞輩借以安枕焉而不知所由者大也卒然有役一朝德之淺哉不佞自廢之餘未

閑時事而識長者以傾蓋如此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為鄙數千里託僚友焉得足下不以為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興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嚮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内顧而安焉迨入賀之役選舟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辱賜雄文張誦中堂日為三

復奬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為不佞此行所借以為重不在一叅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報徐按察

不佞無補於明時久矣是役也既廢之餘於某為異常之遇謂不可不一出以志感云爾亦知鹵莽如昔中當自困有何未竟之藴而素位高賢如我公者固巍然就列也乃謬及不佞至此乎

與林提學

不佞之於是役也見蓋多長者以莫不及公矣豈敢私焉而賢人之於天下衆莫不求識之求識之而不得必求知其所在以致嚮往而卜其出處以慰其比德之願而況日以寮宷相觀法大誼如貫者乎各用簡書動相伊阻所恃是心而已朝政方澄講業未輟大省多士是宗是主公其勉之

答王憲使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即雖不敏而所願大賢相承

以蓋積愆者未敢以哀毀忘焉顧何幸乃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奉雄篇泱泱大風唯公高才視此末技搦筆過之所願嗣音惠示時借顔色必不負讎言之報也謬承查公推藉加以門下蔽愛即鄙拙見以為可耳其在某蓋嘗内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丰標清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佞嚮往同之其為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為衛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許

史誌於疑口而心跡未雪得無不遺憐察否吏旋附候

不恤縷縷

與邵少叅

自不佞有浙之役見莫不誦足下髙誼者及睹其盛不

啻過之傾蓋如故豈偶然也行省未遑輙分賮惠乃視

居者爲尤腆乎

與雲少叅

不佞越在田間三值奇疾不獲左右長者十年矣猥承

是役實唯高誼推與所及而某由之以著無得而稱之讓者圖所無辱命于諸老未已也黽勉抵任尋念中林野心時作重以貽笑俛而竢之置七十老母與初失母之兒以從宦數千里外人情哉所恃我兄通家隣德百爾託寄稍以自解耳

報張少叅

不佞某辱公之寵異久矣歸自燧賀蓋一月而三饗之觀魚之樂自有北園從不佞始則他可知老嫂推愛下

及婢妾尤為殊遇何以報焉唯公長者小物不遺然則豚犬之託尚俟丁寧為視兄者猶淺也次君熊羆之喜想已就館兄嫂福德其可量乎老母時作痰悶伏庇稍安任後出謁僕旋附謝并上起居照諒不備

報沈少叅

不佞歸自闕中道出貴治屬足下有登封之役盖辱臺餽焉至今耿耿久不聞問披牘感焉足下自雄才兼當路多能文之士豈少寧武一記而不遠千里貺焉用幣

以重不習哉母亦欲加遺焉而名為云爾以開受者意也是何至高誼如此乎不然一日之雅二十年於此亦已久矣又不然棄廢之餘緩急非所及也何至高誼如此乎不佞在告杜門山居三值奇疾皆天幸自免卷帙自娛他無復過望足下重名敭歷中外二十年於此纔少方伯殊覺留滯而傲自守然而方且節鉞一鎮養元戎之體尋亦有知遇如萬公者為之籍甚少司馬代一間耳不淺為慰裀疊附謝並致起居拙藁塞命惟笑而

置之邉候迎和膺祉不盡

答方憲副

辱使者追送河上今踰卒哭矣寒暑坐易摧隕不忘初誌銘之委某以謂門下非不知不佞未堪秉筆之役顧在寮寀之末而欲有所致以締交誼名為此請耳能文之士豈少一某而嗣音懇懇又若終託不佞而匪謾為之者乃不佞不恤鄙拙答稱成命如此矣幸笑而置焉其曰臨輒隕涕長者之情久愈耿耿用藉識感并麈覽

裁仲月襄事容効下忱謹附聞慰垂照不宣

與方憲副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辱諸寮友未嘗不睠然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久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公焉而事之托不佞於大誼于浙之役如殷中丞一人入汴更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忌之顧不佞所嘗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則某向所事而托焉固知千載一日也杪冬先慈大襄深惟遝庇攺歲病勚

方圖聞問而使旣儼然下存旣追祭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為荒隴寵榮先慈可忘斯公之厚可忘也不佞薄劣無以揄揚為報乃勤稠疊如此自惟有以成公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懐不敢以遂其硜硜奈何然汗赧殊甚愈難稱答統祈憐照春和自愛不宣

又

不肖孤向見陳公語公之所為厚也而孤復繼陳公以行則公若不能為某者慼然于心矣某不佞以孤覿于

公由衷君子誼已陰有所致之矣而荐致無已時匍匐之餘瘁形于色匪骨匪肉而有此於公乎唯親之忘斯公是忘矣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睹而非其慘然者乎猶幸荷朝廷之寵其得以階葬先母槩大事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觧孰使孤起家秉憲以長我臯中非少傅公乎大德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豈

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履任之吉而須臾供役以効積悃也乃辱慰勞追及賻恵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實慭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其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愧始也重難圖稱矣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謹此上聞以副永懐哽咽不次

答楊憲副

中州之役計當効周旋于門下者深矣瞻言之私輒阻

門難哀臨阻餞顧備愍恤不佞積悃未獲一語愴慕可知念倏卒哭倚次摧隕再辱存問生色勃然今卜十一月二十八日襄事矣唯公永懷謹此附慰孤聞鑒不丵

簡而徹才不終篇而具乃所大願校藝方殷儲神自愛矣無任狂僭莫助云爾惠扇祗領并謝惟垂照焉

答查憲副

某不佞以庇于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丘之願為德大矣方其遄歸援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佞固

違雅誼二日而汔濟于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塗然後知唯公愛我昔之彊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者暴露之慮耳公以謂幸不以謂惠乎前謝由衷復承撝恩某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蓋自有之轉致所諭益羨謙光之盛不敢當于斯言矣顧公何俟焉而厚以為容乎憲伯工詩為文章往即酬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念某否耳

報查憲副

一夕之疾狐不意有母之變既以巳矣時也亦豈意有公之誼哉毋不可為而公所以為某為之者乃無不各如某為母之心其禍憯烈而由公以觧所以為某母也者獨喘息之不可為耳親也罔極公也罔極然則士之不可以無友也如此其亟矣苟非其人誼不能動動矣而由之匪仁術匍匐之謂何則知公才美利一援手得以當大事者不常所遇也竣役餘年終天誦德唯是跧伏私竊願夫中丞東土用霑寵庇是祝是報云爾十五

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竣役當在冬月然公之大惠什已舉其七八矣使旋附聞以慰永懷清風在心庶塵惡念諸力勸役無不仰體公意者辛勞遣焉哽咽不次

又

霜露倏深僚友之誼公所施不佞以及先慈者未報也而諭愍復至矣即雖哀隕無次非常銜感動倍惨切乃憲伯公書云查公手標清粹可愛哉其人乎是惟公德

明格士均嚮往而宜于長吏假樂由之兄弟朝夕協恭勸役不佚之所夙昔蘄馬而為公求必得之者則如此憲伯公神肅致遠足為法器公在許與可謂大哉中州一臺二妙某薄劣恨無以參佐其間跂慕盛事遥為踊躍而已熊羆之祥當已彌月遂失報賀賢郎大兄頴發日勝仰慰拳拳擬葬先慈仲月二十八日奉具戚然大恩在目兹不重述一惟垂照

答梁僉憲

不佞孤傾蓋而託于長者一日晤語耳心已竊異之分憲一臺中州動色可謂侃侃斷國之臣其自以得所嚮往輒蒙不鄙重示雄篇纔一載和方蕺卒業而匍匐自沮矣今之作者長公負褒絫之才而文宗矯矯奇氣里閈三晉更相唱酬致足為樂乃勤慇勞不忘一日之雅寒暑懸易一何厚也

答徐僉憲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驩

入則稱慶于堂上為樂不遑而諭相勞也葢謂有人焉儼然在衰服之中一日之雅枯塊依依視彼祖臨在道寒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性自厚德不敢不知已

又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邸中者下車纔數日耳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竟以不返悲騅懸絶能不重

其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慭然勞之得大事自效為如貫之誼也何以敢忘

答傅僉憲

孤不佞中州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在陳之遇驩言平生三接之寵缾罍用罄珍殽間出湎于款洽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訃乃辱慭恤不遠千里遣使臨祭重之賻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其薄劣何敢有一於長者乎念以庇二十五

日抵厝方圖告至以慰永懐茲者旋便敬附謝聞哽咽

不次

又

不佞屬叨茲役深懼不勝方圖所請乃公翰示猥以僚

友之誼下存知將為教未艾而不佞恃以無過也雖缺

躬候為已命之矣敢不銜遇於斯言

與李僉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

風生古之真御史矣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唯是其才奈何卓有成効如公者乃輒報罷而罣及遺逸以竢未試之虛名即世之見或以軒輊而秉憲一方大監羣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奈公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知已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余為同心何必言矣古

蓋貴浮沈即使精明之氣蓄而為渾涵之度公豈不顧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台餡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宦情尚記不佞叨轉時惟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叅藩奚云遲也愛我哉即有冐進適重余過亦弗顧之矣是役也已於事而竣東還視母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髙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比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導海而南開

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乃崔公分藩而守境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郭公坐而為保釐主不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于重庶幾無大戾乎然卓績異政既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隕忝是職而貽閭閈之累也

答李戶曹

曩讀足下封事未嘗不扼腕壯之時雖訪落而宮闈燕狎衆蓋相視難焉輒以侃侃開令上納言之路而為之

倡首一何風裁也即再抗疏以李御史庭辯奇氣不與焉不佞孤何幸得附一日之雅寵乎自愛乎十年分乘足下所知起家于浙實惟母命乃太恭人繇以至此積愆何辭適辱存慰束帛臨之大徵不忘佳篇泱泱重衡獎勞無堪圖稱矣倚次摧隕畧附候謝垂照不宣

與劉户曹

日以菲劣亟辱不鄙獲奉顏色復見延欵投轄之夕接滕徐君遂成嘉會重識足下尚友之美誼而游多士以

光先德者不敢不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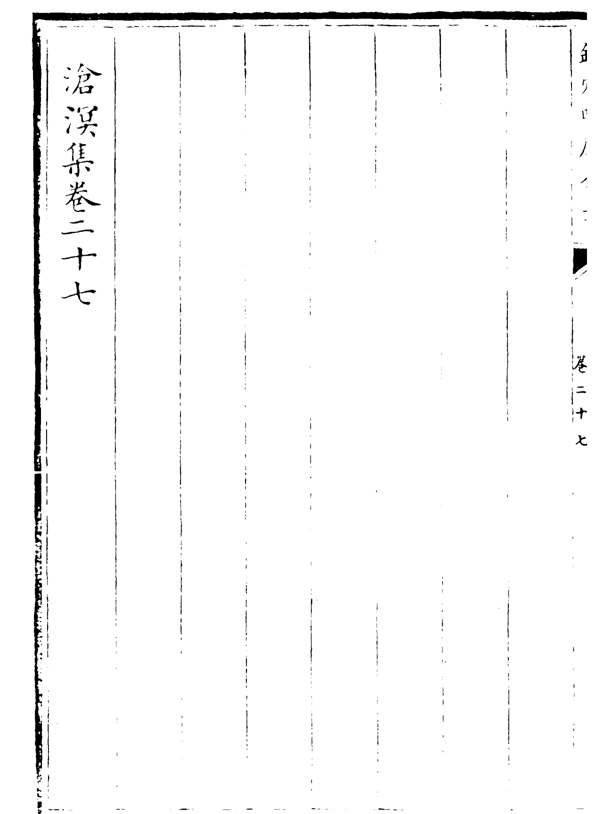
報羅武選

不佞孤日辱中州之役惟是足下所嘗儼然而臨之地也蓋聞諸郡長者所稱瀍澗之支餘以抵大河内外從者之往來物色多矣孤不佞得於口畫則以羡當今之世有景純焉乃先慈卜葬不意有殷大宗伯紹介其而足下慨然躬為指示三吉並列愍孝子之愚而備所裁成令襄大事是侑是妥也奉札踴躍安得從天而下有

此於公先慈寵靈徼惠後人貽穀孫謀德則遠矣何以

萬一圖報乎伏讀新刋重茲請益具見别紙亦惟是憐

察而命之其無任哀感佇竢之至


滄溟集卷二十七